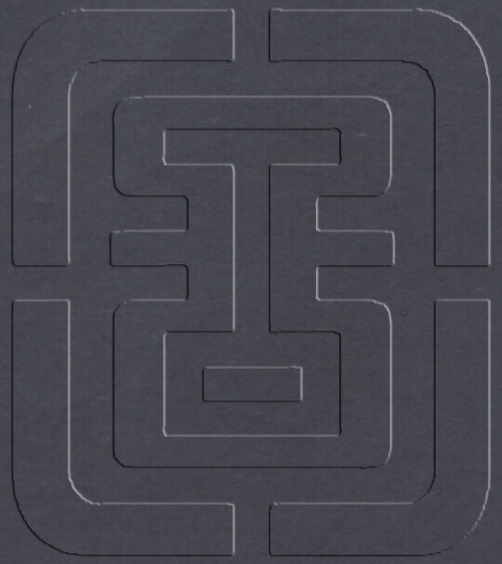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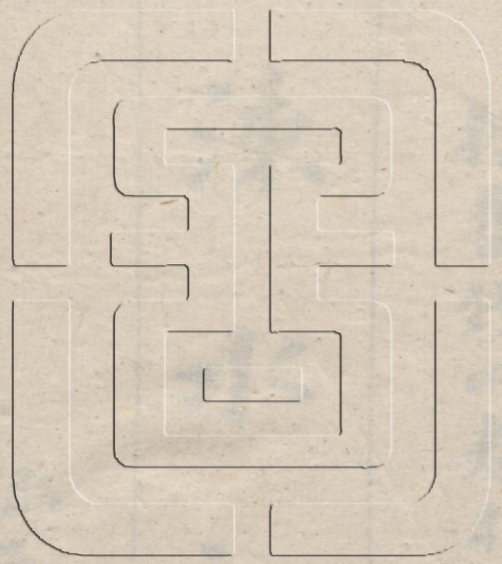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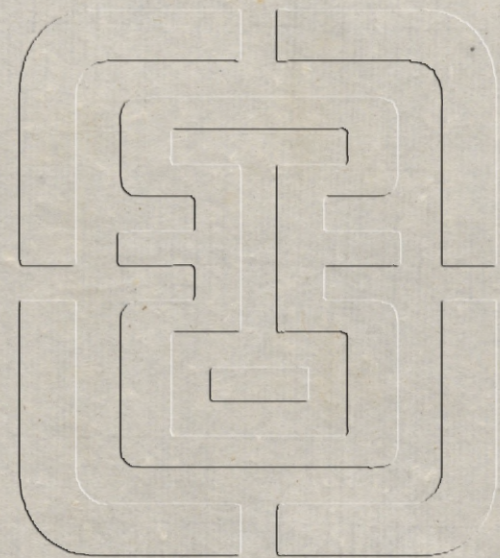
上 圖 記 水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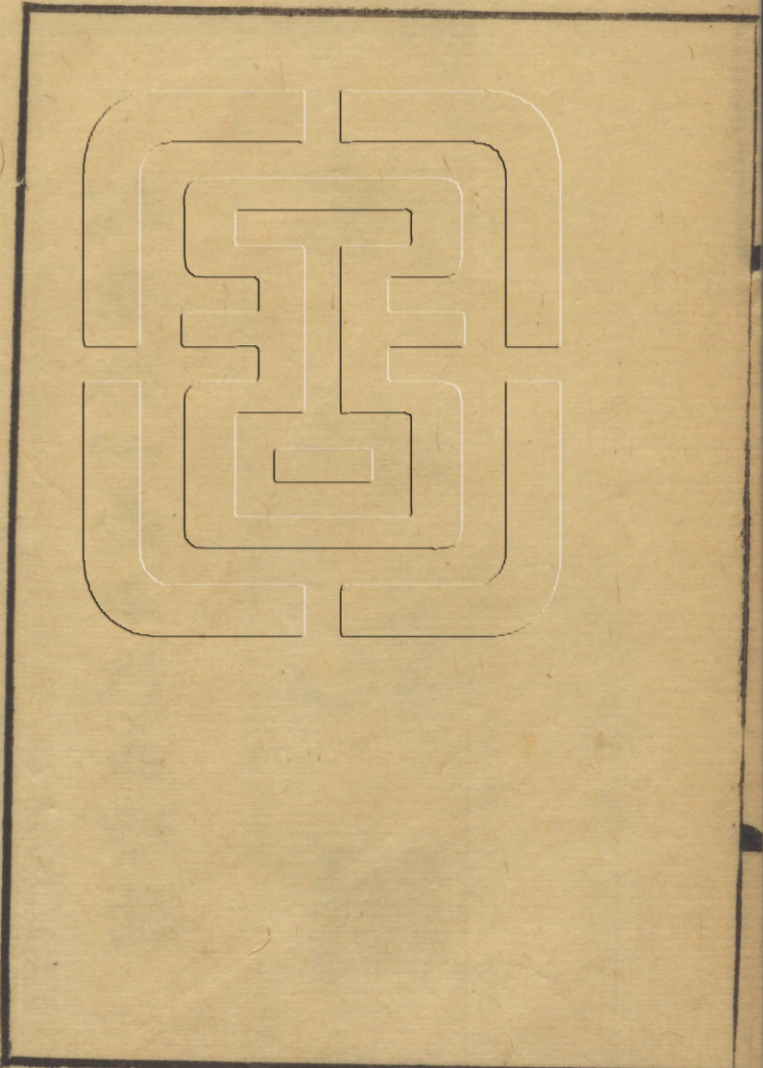


凍水記聞

據舊鈔四卷本校並增補

沁水樓藏版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爲
 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
 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作鈔本我輩
 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
 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謹譟突入驛中太祖
 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
 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
 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
 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
 繫作鈔本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我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秀市汝曹今毋得秀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

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驛中先公爲此言太祖不秀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昭許延長內

外無患由太祖以仁壽注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鈔本無親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原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師內外都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躍馬逐之及于其策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

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宋制名臣言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原本及鈔本誤作瓌按宋史作瓌言行錄同從改按劍厲聲曰我輩無王今日必得天子

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輝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言行錄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言行錄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諺言出軍

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

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作如本此將如之何太祖姊云或

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

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

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

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作鈔本退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

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

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

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

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作鈔本懼服中外大安

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

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廨舍

鈔本有耳字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搥而獻之軍

校密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

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

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云

太祖嘗罷朝坐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作鈔本萬彬怏怏而退

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從鈔本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從鈔本尙急于彈雀上愈怒舉

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

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

政朝聖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作抄本諫不聽使其長子入

朝且詞原本作尚從鈔本改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

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

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

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

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

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

教化錢糧各二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

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

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

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

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

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

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原案宋史李筠傳及實文並作赴火死遂

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圖士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

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

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曰鼎鑪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

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

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

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

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從言行錄補以字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

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詔作行錄趙普于榻前約為

作行錄誓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作以本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

人掌之有及字太宗即位趙無趙字普為盧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夕

憂不測上一日作且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

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從言行錄補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

奏之又不明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

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作本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

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

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

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有於字宮門久之

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

與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

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

人作人行錄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

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

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

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

艱難殊不若為郡無郡字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

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字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

守信等皆言行錄多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

復有異心上曰不從言行錄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

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

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言行錄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等忽鈔本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度言行錄易制者從鈔本補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言行錄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言行錄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覩干文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言行錄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從鈔本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鈔本無其才

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行首

錄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

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

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

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

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

實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

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

復原本作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

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

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撾撾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

材一行可取者密爲籍記原本作記籍從鈔本改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

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訓鑒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卽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憾鈔本作恨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諂讓之羌懼卽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尙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壻也爲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爲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原本有美字女爲妾及

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

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

然則張美全活作抄本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

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

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卽命官給

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爲母叩頭謝

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遣美曰語汝兒汝欲

錢當從我求無爲取于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

美惶恐折節爲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

州張氏道安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

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

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

之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

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爲具奏詔特爵

爲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爲奏官張公錫云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爲贊善

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

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出聖政錄

王明爲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吏多受民

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爲鄆陵令民以故事

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

喻其意數日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作抄本築堤道明年無水患

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

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
 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
 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
 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
 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
 曰事久將為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行鈔本無至宮門呼而入繼隆
 使王且且字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
 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
 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
 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班行性貪故官不甚
 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
 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
 凡以資陰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
 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
 故時所服也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原本作謂從彥卿名位已
 盛不可復委以兵柄鈔本上不聽宣敕言行錄已出韓王復懷之請

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言行錄
事類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

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從鈔本補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
言行錄患作悔上曰卿苦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言行錄能負朕

也言行錄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蓋元

太祖事世宗于澶從原本誤作禮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從言行錄掌茶酒

太祖嘗從求酒彬原本求上有之字無酒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

以飲太祖太祖言行錄不疊太即位常話及常話及三字言行錄作語軍臣曰世宗舊吏

曰不敢負言行錄無曰字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

蜀之軍堯夫

太祖時宋白知舉陶穀為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議沸騰乃

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

當自決何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

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二

宋 司 馬 光 撰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

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

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言行

錄有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言行錄不問之

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未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略

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

姚見周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

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

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

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慙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鑣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鑣作恨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

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尙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作爲本

國家耳

原案原本太宗詔大觀憂說有今據李攸宋朝事實改正

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

王紹宣

原案紹宣宋朝事實作職

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

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真宗位二字

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

上六怒以為原本無為字昌言操意熾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敍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辯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峩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為後援事平罷

參知政事知鳳翔府

王原叔云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某鈔本某字空二格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

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

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筆鈔本作榜

楚自誣服具

鈔本

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矣若水獨疑之

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話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

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鈔本其獄詞耶

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甘行錄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

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知州原本不疊知州二乃垂

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

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

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

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

與焉其人不得入遠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

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

二字鈔獄事止行錄作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
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
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言行錄擢自幕職半歲
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
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原本無據字陰陽
人狀國家不利八月言行錄作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

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言行錄
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
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言行錄取

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
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

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

視廷中有何人原本無人字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

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言行錄為賢

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候言行錄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言行錄

使得鈔本無待罪二府固鈔本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

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彼鈔本無彼字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

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言行錄不敢

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

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言行錄繼隆坐罷原本及鈔本作招

討知秦州王居日云○原案李攸宋朝事實

曹侍中將薨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
對曰臣二子璨與璋才言行錄器可言行錄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
 高召主者令卑言行錄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
 可改也言行錄命奉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
 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攝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
 飲陷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
 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言行錄來于陣前檢校
 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
 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
 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
 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
 于是虜鳴笳言行錄而遁瑋以大軍征言行錄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
 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言行錄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
 瑋則加手于額言行錄呼之爲父云全昭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言行錄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
 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

鈔本有之字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伯康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
 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言行錄彬曰吾聞此人新
 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
 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言行錄如此張錫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
 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問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
 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
 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
 不可殺其後左遷爲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
 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

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作鈔本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為祕閣校理黃希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堯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本鈔多上下相編四字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

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為假山原案此上二十一字

原本脫去今參證王保東部事略補入○以上二十一字鈔本亦脫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

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鈔本有上甚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

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鈔本有王字起居鈔本有曾字不得自便王不樂

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鈔本作輔佐王為善

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

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鈔本有掉至杖之數

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

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

聖性上悅亦重之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

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戒鈔本作改禹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鈔本比

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祐原本及鈔本均誤作言從言行錄改按宋史嘉祐附禹偁傳後所載與此同嘉言為禹偁次子無事蹟為館職平時若

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

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

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

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

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

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

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

下至于深識遠慮則言行錄不能勝吾子也始平

公始平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原本及鈔本

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言行錄曰嚮者主上召君

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行錄言於端乎準曰不然

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鈔本作敢與知若軍國大

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

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言行錄有以成凶逆四字鈔本無

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言行錄

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原本及鈔本作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

端見具道準言且曰言行錄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

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原本作本鈔本作胡

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言行錄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

然

傳副按宋史呂端

傳當作副從改

原本及鈔本無準

字從言行錄補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無準

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言行錄作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

直言行錄作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

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

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鈔本無德明二字言行錄同竟

納降言行錄作歎請命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

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

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爲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

待汝自爲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

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

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

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鈔本作爲

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

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

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

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先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

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

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原本誤作鄂按宋史穆爲郢汝二州

從事不云鄂從改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

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游鈔本作若上薦亦書作若殿中侍御史屢奉使

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

爲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

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
尋命之攷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
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
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
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
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
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贈工部

尚書

出程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

云方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
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
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為刺史以仁冀代為丞相仁冀

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
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抄本海道二字作每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
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欲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冀曰今
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
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
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
海國王俶子惟濟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為副俶辭又更
除鄧州原案宋史錢俶傳端以仁冀為鴻臚卿原案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
帶器幣鞍馬有差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
使不別著周仁冀姓名疑即推仁冀而傳寫互異

也

云方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
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聞其與趙中令爲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

當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以白上曰普身爲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捐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尙幼稍長擒讎人生鬻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爲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作鈔本立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請降張文

涑水記聞卷三

宋 司馬光 撰

太祖時趙韓王普爲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當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

不絕翰卒未至

作鈔本

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

程熙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膀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年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奴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

復至道初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

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王禹偁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爲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

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黨

遣趙保忠折御卿

作心言

鈔本無趙字折

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

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

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

以厚民力端拱冬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出神道碑

真宗卽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

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

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

言行錄

胡殺之真宗卽

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言行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言行錄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日艱鈔本併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言行錄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以上五字言行錄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鈔本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言行錄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言行錄馬五十匹以備濡

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言行錄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

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讐世以爲知言祥符中眞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卽召對擢大理評事鈔本詳符中三

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

其秩出次道

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廣引經

傳自辨乃得解

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爲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爲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攷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倨貴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作抄本以爲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爲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

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幘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命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祕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辛之嶺南巡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夫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作抄本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某字抄本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作抄本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缺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

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本原

作所有從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作鈔本

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羈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

宗時俱在清貫作鈔本詢好潔衣作鈔本服衰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

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

如刻削時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

酷好古文為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

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

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礮

礮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作鈔本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

依其威安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謂貌睚眦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為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借聲為敢望園中獅子乎眾大笑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為上官闢借聲為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參知政事日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嚮若瓦參政齏粉久矣中立為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繁方之未幾罷為資政

殿學士不復用老子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皆作鈔本以責罰為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

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為宰相韓億為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作鈔本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

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攷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攷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鉉皆以詞賦著名自吳青歐陽修為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陳執中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參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樞密副使

諫議大夫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州王德用軍北京留守夏竦王貽永見上尚書部

節度使軍知永興資政殿大學士鄭穀端明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

臣李翰林學士王龜臣凡上判官院孫抃資政殿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

知鄆州范仲淹知曹州任中師翰林侍讀學士秦州梁適知鄆州王拱辰提舉諸司宋祁

龍圖閣學士王堯臣樞密直學士益州文彥博知杭州李昭直龍圖閣直

學士知蔡州孫祖德知徐州張龜給事申知開封府張守節知滑州張錫田況居憂御史中

丞高若尚書左丞徐衍給事中高觀諫議大夫知廣州魏瓘知制誥

知鄆州歐陽修國信使王讓同選天章閣待制延州孫沔知慶州沈道知河中府王子融知

蘇州滕宗諒楊安國陝西都轉運使東安期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前兩府致仕傳

張士遜太子太師張書太子太傅李前兩制致仕郎簡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慶歷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謹言呂相失

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

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館時嘗預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

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侍座者畢

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

未可舉也侍中曹鄴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

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

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禮難以久矣未

無作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學于姚鉉使

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

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

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數竦為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

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于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
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
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
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
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並為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
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
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
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攷校中者召詣閣下試
論六首及抄本中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
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為政議欲
廢之吳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于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
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攷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

抄本作在
言行錄同

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

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

除天章閣待制槩淡然

抄本作澹然言
行錄同無然字

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

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

原本抄本作城言行錄作晟按歐集
乞辨明韓之奇言事制子作晟從改妻與人淫亂

事覺

抄本有語連及三字
行錄有語連及修四字

時修

言行錄
作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

獨上書言修以文章

言行錄
作學

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

蟻臣與修蹤跡

言行錄
有素字

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淡

抄本作澹
言行錄同

然如平日久之抄本多
及字修坐降

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

言行錄
有出字

知蘇州遭喪去

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

言行錄無為
學士三字

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祕閣下夜召

抄本
作多

入禁中訪

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爲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院原本作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情卽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如

原本無用字

從鈔本補

申狀

原叔抄本有不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

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

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

告抄本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

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

乎訟者齋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

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

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便音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

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

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

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

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

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尙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寢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即字本有召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本有云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尙復何云卽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尙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粹

原本作粹抄本作粹案博家集有和王道粹詩當即其人

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

作聖本體多疾司

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

本鈔

奏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作申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牙官皆申字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牙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爲遙郡刺史俸祿十倍于舊國用原本作再從鈔本改益廣于今爲烈原本作運從鈔本改原案此下似有闕文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作張本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中書行錄有次例謂人原本謂人二字作又鈔本同從錄改行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涑水記聞卷四

宋 司馬光 撰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

兵屯定州者幾六萬

昔行錄有
寓二字

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

人敢喧譁

昔行錄
作喧呼

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

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

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

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

何不先給白米

昔行錄有後
給黑米四字

此輩見所給

昔行錄
作得

米腐黑以爲所給盡

如是故喧譁

昔行錄
喧字

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

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

之乎汝何敢乃爾喧

昔行錄
作喧

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

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

原本作者鈔本
作百言行錄同

改從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
貶損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
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
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
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
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
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
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
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
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爲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
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

曰請竝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
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
古聖帝卽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
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作鈔本于上前由是
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祖卽位之年直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眞宗
亦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不師聖
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落侍講通判欽州
後知戎原本作戎
從鈔本改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
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
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
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
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尙五萬

餘人皆悲涕悵作恨本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轉運使沈邈以下至此言行錄作率民錢影萬貫儼城九字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執中之

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慙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言行錄作遠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迫之

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永吉獲倫之五字言行錄作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

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爲參知政事因問永吉

以下至此言行錄作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復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言行錄無之字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

中使齋敕誥言行錄作實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

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
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行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
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領之退歸卽詔吏出劄子令襄甫
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曷
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
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尙書左丞出
知兗州仍卽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
得象有行錄亦字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
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
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
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

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
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
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
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
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
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作鈔本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
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
亦不受旣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
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
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益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
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
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

白作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
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卽以鎗刺
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若必鈔本能用吾言乃
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
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齋詔諭之況遣
人于城下逢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
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
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
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
鈔本無理使鈔本有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
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鈔本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
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卽復下
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

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閣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

原案宋朝事
實作張懷敏

與張昱之不協在

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
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
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卽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
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
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昱之落職知虢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兵

以選入捧日軍

原本作軍伍二字鈔本作捧日軍爲宋殿前司所
轉軍名見宋史職官志兵志捧日軍之訛從改

凡十餘年

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
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
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卽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
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

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抄本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鈔本有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王景曰晉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鈔本有緩刑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爲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

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不可食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爲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寇之路以上六字原本作過敵寇之奔軼案原本過敵寇等字多改進茲悉從鈔本更在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爲水則鈔本作之案宋史河渠志懷敏知雄州又乃言可以限絕北胡原本作契丹隄塞其北請立木爲水則以限盈縮水則二字不說

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淵之役胡原本作敵自梁門遂城之間積薪土爲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汲自西山或不合處

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者
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此原案

有訛缺字句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
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爲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
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爲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
詰杞之作鈔上本所殺蠻數爲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
對亦有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

制原案杜杞殺五溪蠻事已見前卷此條覆出而語句略有不同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
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尙書
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明鈔本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
弼資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

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眞宗卽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爲諸王侍
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待制會眞宗幸亳州
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眞宗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
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
養詔知兗州上卽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
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奭每
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
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
坐爲觀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
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
幾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
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

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兖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作抄上本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榮初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宣爽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抄本無風采又定著又定著卡字抄本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原案唐開元中制定月令李林甫注之刊行至宋景祐初從爽言復舊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罽七祠原本無七祠二字抄本有宋史同從補時饗飲福抄本飲福二字作獻神宋史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攝以上三字原本無鈔本與有宋史作冬至攝從補祀昊

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言其謬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爽俱以儒素稱馮進士爽諸科及第爽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士十年爽因請老詔不許爽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兖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爽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兖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讌日抄本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

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
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若都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
見延州城下范雍鈔本有洵字懼請濟師鈔本多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十六字十二月以

甲五千來留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鈔本有聲言由保安來鈔本有傳字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

禦之李奠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若奠甲鈔本有奠甲以俟
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奠鈔本有奠騁入延

至亟呼劉平至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
其甲巡夕宿白巾鈔本有中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

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誓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
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

里寇偽為雍使督進且鈔本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衆平信之

鈔本多寇稍取七遂進鈔本無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

兵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車少利比晚復至
為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雍之邊

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鈔本有寇以謀令召之皆乘馬

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為二平與元孫俱
被執平不復食沒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斲德和腰賞平元孫家

原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文彥博觀籍往訊具得其實遂釋其

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壯武其後降

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歸乃相初雍辟計用章自副鈔本有李康伯監安撫

姓東都事略附范雍傳云臨邛人以進士起家至秘書丞從薛瑄以顯寬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田況亦以為言起

條所記未詳今參攷補注

又曰鈔本有九月寇屯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

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

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原案東都事略及宋史葛懷敏傳並作曹英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

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暨瑛先進曰君祿盈庫

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齒餌知和告勝相

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東告懷敏遂以大

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

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且輒

斂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由

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斬指衆解

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本鈔

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

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原案此下脫伏未竟宋史附趙珣于父振傳附懷敏于父翥傳云趙珣其懷敏曹英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恩純李真臣等

西鄙用兵許公呂夷簡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博彥為相龐公籍為

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事在朔記○鈔本脫狄青平之及小注事在朔記四字後另有一條云狄青平嶺州還除州事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無術溫成辨多過制度輸措置顛倒劉混自江寧移廣

邪佞雅釋非次除給事中澤治執中獄依違以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利既自覺舉

排斥善良呂景初馬遵吳中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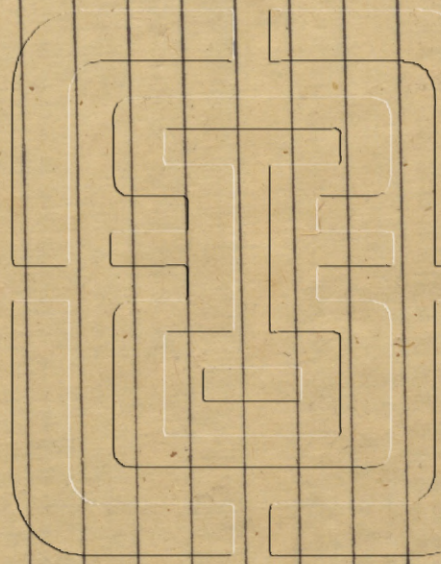
京言吳充驍真弼無罪充等尋押出門京亦然○鈔本梁適下疊通

字得距下多景初亦自將及我之言九字馮京言下多初約二字

復任情迎兒方年

樓

人張氏之言累行管總窮冬轉絕其飯食變囚至死海棠為張氏所捶遍身瘡痕自縊面死又一
女僕髮鬢自縊而死一月之內三事繼發前後所發亦聞不少○鈔本所發作所殺亦聞不少下多
既已與獄尋家聲狼籍惟簿渾清信任胥吏招延卜祝執中之門未嘗禮一賢才
自罪之八字黃族宗姻不免飢寒等八事
之徒所預坐者韓元李賢寧程惟浪之輩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意將奚為○卜祝原
本誤作十諫鈔本誤作十祝據趙清獻集改又義叟集作劉希叟李賢寧集作李寧



涑水記聞卷五

宋 司馬光 撰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原案宋史呂公綽傳初證真宗

五后皆曰莊以公神霄真宗證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乃更爲章此書稱莊獻稱章獻前後不一今悉仍原文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
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

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鈔本有由是夷簡惡郭后七字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士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
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諡遠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

班慰失時鈔本衍十月戊午四字罷士遜為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復以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尙氏楊氏尤得幸尙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尙氏嘗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頰鈔本作誤查上頰按宋史作誤批上頰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調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

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卽爲敕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輔等始還家敕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子

原本作戊午鈔本作戊子案宋史十一月己丑册書氏爲皇后則此作戊子者是從改

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

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閻文應所譖鈔本有之字故廢之既而

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

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鈔本無章惠太后下三十一字有上字作慶金枝詞

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以上六字鈔本無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

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王伯庸以下一段鈔本脫作詔復以禮四字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為相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

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言行錄有其字

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言行錄為錄作矣富弼頃為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言行錄有未字有與之

為恩言行錄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

譽者將轉言行錄有而字為謗矣此原本作此鈔本作此言行錄同從改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

以上八字原本及鈔本無從言行錄補

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

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原本及鈔本無之字從言行錄補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為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

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臆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乃言
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
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
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旣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相
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
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
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
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
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
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
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
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

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
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
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
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
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至死若訥
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里官御史上言之時陛
下旣已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
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
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
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
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
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
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洵

洵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于是以青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月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南原本作蜀從鈔本改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

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充壯未必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于天及旦有而字霽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

風眩言行錄有疾二字冠冕欲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尚能終宴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言行錄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爾曹鈔本爾曹二字作爾曹得言行錄作惟君輩得出入禁闈鈔本有豈可二字言行錄同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鈔本有稍者二字言行錄有小者二字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鑰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本鈔

門作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為天子肆本鈔賜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譖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官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原案諸宮主當是周陳國宮主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于殿之西廡史言行錄無史字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言行錄作求詣殿見上史言行錄無史字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

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
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
宮門何可夜開詰且鈔本作早素入白有言行錄卒告都虞候欲爲變
者執政欲收捕作按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之無之字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
職中最高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于
彼誣之耳當亟誅有之字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
判狀尾斬于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
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
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言行錄兩府
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
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

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之

不以示同列言行錄有喜色二字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語鈔本作曰汝

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言行錄有所字當言也何得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

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言行錄疊同列二字皆

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言行錄有於字中宮

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

二人言行錄有在字武繼隆白言行錄有作日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

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澤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澤在東北

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寢清寧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

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原本及鈔本無不歸者

各宿其二府言行錄有宿於其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

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

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戲蜀人宮美原案李故宋朝事實及攜宋史后妃傳並作美

之入京美以鍛銀為業時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

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為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

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

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

張耆之家耆避嫌遂鈔本遂作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即帝

位復召入宮鈔本另一條云宮美以鍛銀為業納鄰婦劉氏為妻善播戲既而家貧復售

惡之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於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於外徐使人請於秦國夫人

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時為開封府通判官給事王宮及王即帝位劉氏為美人以其無宗族更

以美為弟改姓劉云樂道父與書俱為癡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劉貢父曰真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為劉后寒微不可

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

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冀公欲擠安

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為故相

沈義倫所知原案宋史沈倫傳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此仍作義倫當是開太宗于太平興國二年改名異有詔舊名二字今後不須迴避也至

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鈔本作政事

王且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

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固字從

補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

直此臣在相位久以下二十四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初初字從

補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音行錄山棚大宴又服原本及鈔本作用僭

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

曰準誠賢賢字從音行錄能無如駉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原本作正鈔本

從改宋史作正是駉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

準為相云錢資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

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

鈔本作稱言行錄同

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

敢爲也深歎服之

云宮公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因鈔本作說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敕與廢紙同束屋梁間

陳元發云

涑水記聞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鈔本多其同官三字以拯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鈔本作省原注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案宋史當作鄂州上又責

一作省三字

原注

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

案宋史當作鄂州

上又責

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即位
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本鈔

丁作寇誤案丁晉公僅竄朱崖因拯
救故也原本文義亦未足疑有脫文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

侍郎美之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言行錄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原本作
請鈔本

作謁言行
錄同從改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

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言行錄姪至行

錄無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

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

拜放曰君以手搏言行錄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

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

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

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數條上雖言行錄不之問而待

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邠
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

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魏舞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案鈔本有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

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官至尙書

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為修宮使特一日三見亦三

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

精力過人常通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郝元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安還得疾

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

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迴請
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
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
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稍
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董西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
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豫知既而月餘無所
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
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行錄
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行錄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胸
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復復字從言作左右扶輿入禁
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
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

館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晉公二字言遣中中字從言使齎敕往授

之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原本及鈔本作軍官宴飲

驛吏原本及鈔本作言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

久有之行錄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公

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敕示言行錄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纒至膝拜受

敕言行錄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原本及鈔本

行錄劉氏獨行錄置朕于宮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

曰果如是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獻在幄言行錄

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

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初復以工部侍郎卽入相陸子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賦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玉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乃字使快手乃字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囊自抵其居以囊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踉蹌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

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乃趨乃字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于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自惡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作步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基址尙存謂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爲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孟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

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張錫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于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奭字瑜字叔禮去其表千餘言叔禮能口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舉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

車駕幸言行錄車駕幸三字作上在澶淵王欽若陰言于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

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

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言行錄無罪字可斬也今虜原本馮字皆改爲或契丹鈔本及言

行錄均作處以下逐條悉從鈔本改正

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變輿回軫一步原本無

字鈔本有言則四方瓦解以上四字原本及鈔本無從言行錄補萬衆雲散原本及鈔本作行錄同從補

其勢以上四字原本及鈔本無從言行錄補楚蜀可得至耶上悟悟字從言乃止二人由是

怨準另為一條上在澶淵南城原本及鈔本無城字從言行錄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

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

之曰高瓊原本及鈔本無瓊二字從言行錄補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二府行

錄無二大臣今虜將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虜

府二字以退虜三字言行錄耶士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作未進瓊以所

執搥筆言行錄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

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

虜大將撻覽原本及鈔本無撻覽二字從言行錄補學海本同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

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言行錄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言行錄謳歌諧謔喧譁言行錄

常達旦言行錄有或就寢則解息如雷八字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言行錄

錄作吾復何憂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

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詔劉仁範以下至此言行錄作命曹利用與之約時

契丹已疲又懼釀定大兵扼其歸時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繒貂褥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

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言行錄許也利用辭去辭去二字言準召利

用至幄次與語言行錄曰雖宥赦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

勿言行錄則勿二字作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言行錄有股至虜帳果以三

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

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下言行錄另爲一條以字上有上字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

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間言于上曰澶淵之

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言行錄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爲虜所勝非爲

陛下言行錄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之恥言行錄今虜衆悖逆侵

逼言行錄綏旬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

稱乎上由是寢疎之言行錄有頃之準罷而天書事起九字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

延和殿勞勉數四因言行錄無四字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之言行錄無之字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

不對言行錄有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八字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

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

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

久侍遂辭退且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尚存親為元震

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為案當有內字侍省都知右

真宗晚年言行錄無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

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退字從鈔本補言行錄同惟下無遂字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

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彘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
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
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
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元震及李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

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

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

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

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且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

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嫉鈔本作疾言行錄同之莫能間也丁謂數

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且誰可代瑋

者且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

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且不及至秦州
 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作鈔本白晝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
 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
 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
 且具道其事謂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鈔本有謂及不勝
 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且笑曰外廷之議
 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
 烏足以爲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
 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
 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
 謹守緯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益張宗云
 眞宗既與契丹議和和鈔本作王文正且問于李文靖沈曰和議何如
 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

爲然及眞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
 有先知之明矣傳欽文三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眞宗眞宗曰然則
 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
 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
 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祕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
 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
 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
 云晚年玉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
 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爲三司使眞宗眞宗二字原本及鈔命具原本及鈔本作其以中外錢

糧鈔本及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

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

原本作王從鈔繼勳

案宋史呂端傳亦作李繼勳李繼勳以太平興國初致仕是呂

端傳亦誤當作李繼勳王繼恩宗本相繼勳為侍衛馬軍部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同平章事繼勳本傳真宗即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諭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

考宋史地理志淮甯府輔陽郡鎮安軍節度本陳州與本條下文尋以為使相赴陳州本鎮符合惟帝紀本傳云侍衛馬軍部指揮使此條與呂端傳皆云殿前為又一誤耳又言行錄亦

作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是殿前是溫公所記之誤宋史多據溫公記知制誥胡旦謀立

路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

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

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

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

潯州

潯州道云樂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殿下平立

不拜請

原本及鈔本無請字從言行錄補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鳳擇之鄭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

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辭訴不肯赴職上不

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

初即位命贄為大藩而不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

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

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

言者亦甚難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

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

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
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
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化原本作化下同從鈔
本改案宋史方技傳

化亦作求尙良使

疑爲尙衣庫使
或尙食之誤

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

亦嘗爲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
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
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
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
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

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

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
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
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召其子津入侍疾少頃
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
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种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
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
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
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賣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
萬絹百匹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卽坐拜司諫直
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

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于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寧對于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諡孝德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官願量頒之不敢奉詔上爲之止

李黃云

涑水記聞卷七

宋 司馬 光 撰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領作鈐轄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戰作鈐轄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

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勸殺
人賊旣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
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作事行錄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

猶有繫巾痕也

之王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當

原本作書從鈔本改

造宮觀竭天下之財

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于國門以

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

所不記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僚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卽位爲樞密

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

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

原叙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
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

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
散從恃勢謹呼于縣延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
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
道其語泣訴于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卽帝位擢應
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此官
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
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曰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
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
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應之曰諾
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行矣願得所賣文疏應
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
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陸殿上迎

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卽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士亦察其人寢疎之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浚江從言行錄改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有泊字南岸敕下河陽陝州河中府以上五字言行錄作河中陝州如其奏百姓大言行錄無大字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言行錄無監察御史四字作知河中府王濟獨不肯撤封還敕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無府字不撤乃復修言行錄有之字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言行錄明年二字下作召濟爲知雜御史程爲三司判官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本鈔

作圖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閤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

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旣而莫肯

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

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

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

素教蓄無原本作每從鈔本改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

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

鈔本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

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

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

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董照云〇鈔本存作還其下多存者三四德清道陷八字董照

鈔本作重照後長安多仕族子弟條下原本鈔本又均注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言行錄有每字捫其痕輒

哭遊楷云

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

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言行錄事準將

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官家原本官家作兵鈔本何之耶言行錄無耶字

何不速還京師準言行錄及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言行錄作上問以二人之策準曰羣

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

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

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

言行錄計作北渡河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言行錄無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以其

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鈔本曰君一武鈔本無武字夫耳

豈解此國家大體鄆公言行錄作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

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

鹽井上以后故原本及鈔本無故欲捨其罪言行錄其罪萊公固請必行

其罪言行錄必行其是時上已言行錄有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

相言行錄無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言行錄罷萊公政事除太子

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言行錄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

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言行錄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

罪

張齊賢為布衣時偶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

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

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

可者顧吾輩羸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慨慷士諸君又何問焉乃取大

碗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昭
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作鈔本然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
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
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真宗時爲相

言行錄無張齊賢及爲相五字

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

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

言行錄

不能斷言行錄作服其下齊賢

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

諸字無

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

召兩吏趣從

鈔本作趨徒言

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

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

君莫能定者

張昭孫云鈔本疑作賄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
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

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動至既而讓曰汝不肖無賴如

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

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

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

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

鈔本作夏腐

氣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

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昭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曰輒

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

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且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且善

視之且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且曰當以白上宗諤家

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

且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

鈔本有

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

擇賢也明日且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誦皆此類
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
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卽除
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
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抄本之
及立皇太子以當抄本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
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
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其
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
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
欽若旣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抄本中書降
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原案此下原欽若上
表請觀抄本此下有上且問降麻丁謂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未反亟留

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
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卽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
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旣至復爲相然
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
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
穆無子養族人爲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餽遺不可勝紀其家金
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抄本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
雄契丹旣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懼欲閉城拒之文
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
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旣罷其所統兵抄本
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縷服
者言之

王欽若為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疎欽若奴郝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各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既入六錠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鬪事發下御史臺鞠案事方紛紜真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為贓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為官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

蘇子容云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為朝官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間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鈔本有太后曰夷狄奈何虜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

道河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

輒復進用真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審慎向敏中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宅原本作之虧價且言敏

中欲娶己已不許上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

娶既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作誠本罷相歸班其麻

辭曰翊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臣自昧六字又曰朕選用不明

搢紳輿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

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

伶人或付與富室輒言有厚字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下多終日

字二不以爲非也張齊賢侗儻言行錄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尤不

治上聞之皆不以爲善唯敏中勤於政事以上十八字原本及鈔所至著

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言行錄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

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所射傷支自度孤危且死屬

其子德明小字阿妻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

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言行錄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

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

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言行錄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

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言行錄一婦人并囊衣而

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言行錄主人亡

其婦及財明目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

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

并言行錄子言行錄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

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

足亦墜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

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言行錄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

前生當言行錄負此人死無可辨言行錄者敏中固言行錄問之僧乃

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

不知其吏也問之曰某僧言行錄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

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言行錄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

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原本及鈔本作心從首行錄改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密。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于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購文籍。旦以選預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攷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

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

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鈔本翰林

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

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

旦權東京留守，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

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

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

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

更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加功臣，而

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

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
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爲聖母降生
之地于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
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
奉上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
懇請備至乃詔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起居因入中書遇軍
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閣門
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座
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
前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
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師尚書令
諡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旭旭字從度支員外郎子大
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質爲大理寺丞原案自其弟
以下至此有

脫譌旦兄懿弟子旭子雍
冲素兄子睦弟子質也

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竝同學究出身子素弟

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祕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
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
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
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
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
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
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
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髻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
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
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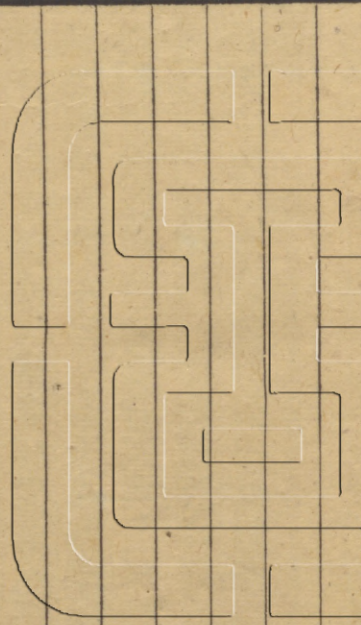
真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
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

言行錄 辛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且等皆再拜言行錄知節獨

進獨進二字從言蔬食者惟陛下而巳二字言一人而已行錄作耳王旦等在道

中無中字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且

再拜曰誠知知節言行錄言吉鄂言



涑水記聞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稟州原案宋史地理志無夔州事與僚佐同坐有卒

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僚佐抄本無僚佐二字有怒字退召其卒笞之化

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或知之化基無用

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諡曰惠

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諡曰安簡馮廣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轉字從音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封

西祀修太平事業知泰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

上鈔本有怒鈔本有謂字言行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鈔本有以求大益

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

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言行錄都字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成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嘗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言行錄之曰以某州兵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成秦州卿即傳詔言行錄樞密遣言行錄之既而虜眾果言行錄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以下言行錄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從言行錄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候言行錄上怒稍解言行錄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以下言行錄

不豫及為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八字語欲為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以下言行錄迪至鄆且言行錄半歲真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言行錄衡州仲宣言行錄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刺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言行錄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言行錄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言行錄上言行錄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為相迪自以為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于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

恃聖主之知

原本及鈔本作知之從言行錄改

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

待我乃如是也

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有幸求內

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

差遣者並具舊條復奏取旨

案此條音惟寬宗族句上似有脫落錯訛

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兩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

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

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

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也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

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

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

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

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間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
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

終于縣令子堯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

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

進士及第時已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

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

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

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册爲貴妃飲膳供給皆踰于曹

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

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爲三司副使天

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

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

案當是弟字之誤

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

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作悼之甚追冊為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為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閣門祗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

子淵曰溫成立忌日禮官列言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執政乃追引以上五字

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

監潭州酒乞落職代父以下至此鈔本作嘗任蜀宣慰上章乞代父入蜀不當補職由禮官

議者鈔本有亦字稍稍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

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

于楊尙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言行錄有若字物議不允當

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鈔本作元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

溫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衛甚

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

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

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

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

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奉鈔本作奏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馮士元

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

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

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

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鞠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尙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郵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郵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鬪敵從之辛酉賜郵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原本作四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抄本至大

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

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原案此論章獻后之子李宸其事在明道元年

又曰土幼冲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弄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

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會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
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廚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原案此
上二條

僅繫日常原有某年某月
一條冠前而傳寫快去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
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
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
以承順上意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忠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
鞠真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管任蜀官自乞代
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
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
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爲印署衆銜或非
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
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

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
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
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議定奏聞是非
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
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卽填狀奏
云當有樂舞事禮院充真卿怒卽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府
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
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
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
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
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盥
鬯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
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

作妾本

也其于

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日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為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手開封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手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為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案元規是孫沔字雖當有孫字受詔讀册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今召臣承乏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

為復來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册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

相甚銜之將行追册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

成之夢得及毋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

故也此下鈔本有聖民諫立恩執政追引去年乞落職代父入蜀及左廣安軍罪之落校討潭州監稅三十二字

楊樂道曰鈔本多俞美人爭寵查傷今上頭初章獻為上娶郭后后恃

章獻驕妒鈔本不後宮莫得進上章獻崩后與尚美人爭寵批傷今上

頸上召后與俞美人以下十四字鈔本都知閣文應示鈔本之文應勸上

廢后上問呂夷簡亦夷簡亦三字曰古有之遂降敕廢為

金庭教主鈔本有后不文應懷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諄語文應

即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既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

而獻之又使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

之丁正臣曰范曄問上傷上以后語及疾文應使醫實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諫官原本作蔡襄上言自今兩府原本無兩府二字作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

十二 私第毋原本得見賓原本無客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

材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原本作詔從之無旬休許見賓客六字以下另

多丁丑二字欲詢訪天下之事以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

下作欲詢訪外事者聽呼召從之無又 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此條從言行錄改鈔本見

許見賓客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

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

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為股肱論

道是咨推誠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

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條約其悉

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竟國公主入居

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于外公宅

勾當內臣梁懷吉原本宋史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始皆隨

遣入有詛誤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

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

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

是外人誼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外州公主恚懟或欲

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

不得已亦為召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

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顛狂左右以聞故有是

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啓脂澤

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
能安諧于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竟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
憐故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
年于茲生事不順達于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

至于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
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
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
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
主壻也于是瑋兄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昧不足以承天姻乞
賜指揮上許之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
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
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
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
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賊于屈野河
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虜所擒秋虜復遣
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
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李參訟失實黜
知濠州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
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
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釵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
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贊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
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

以上言行錄作景祐中呂許公
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

知開封府歷政呂相之短坐落職知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

無范字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有即字除龍圖閣直

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行錄補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作亦

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日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

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

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

不以聞時宋相無相字庠為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

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

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

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為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

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

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有使字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

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有專字在臣矣故

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有呈字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

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行錄補

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無相字助也作已而

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有也字

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

許公所賣也宋公亦亦三字尋出知揚州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

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

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

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此條鈔本無

丁正臣曰皇姪鈔本無皇姪二字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

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

熱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鈔本上卷止此

漢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漢王影堂慟哭而就肩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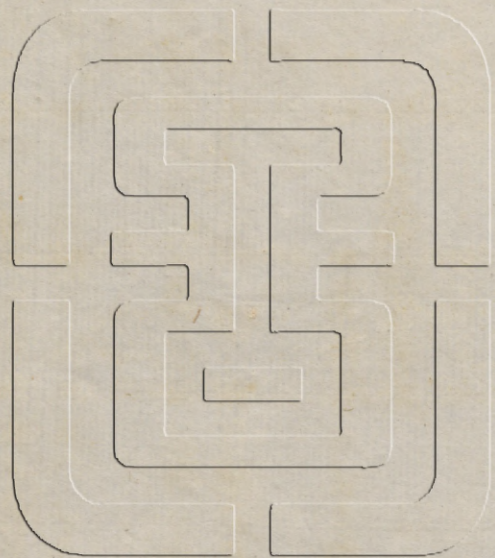
樂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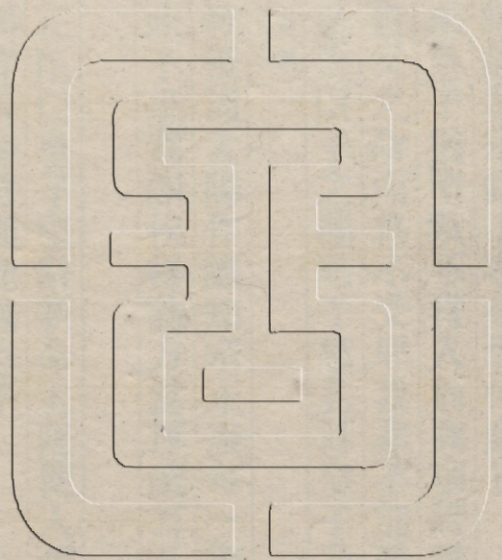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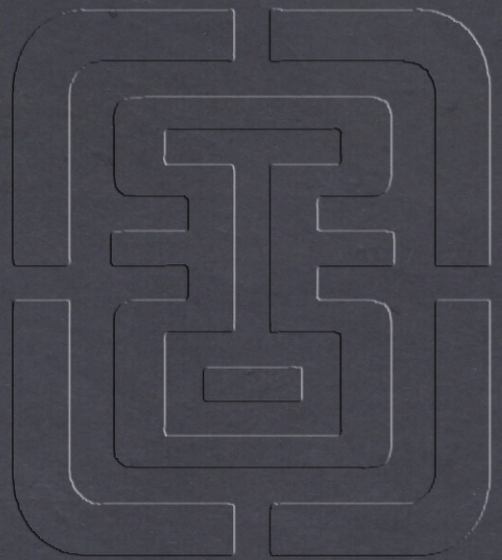
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

樂亦

云道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海
力
卷
八

一

1
2
3
4

